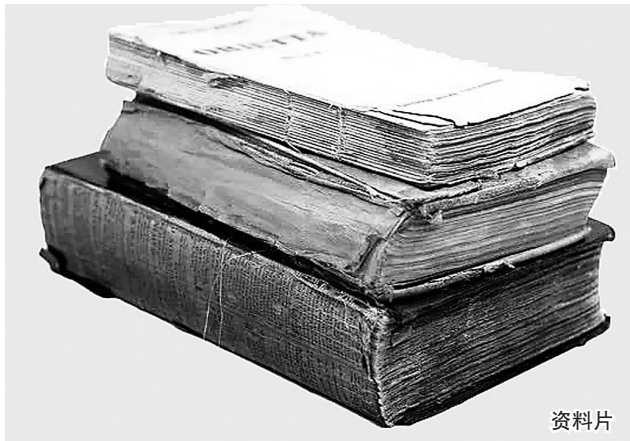


旧书情怀

徐天喜



资料片

年轻时,我喜欢读书,尤其喜读文学类书籍。上世纪50年代的老家,村里没有一个中学生,因而既无书可借,更无钱买书。整个初中阶段,我仅在同学那里借得一本浩然的短篇小说集《杏花雨》和柯蓝的散文诗集《晨曦短笛》。正是这两本书,打开了一个令我痴迷的神奇世界——原来,世上还有比课文更美的文字!在反复阅读这两本书之后,我用几周的课余时间把《晨曦短笛》抄录了下来,视若珍宝。由此,我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随时随地留意文学书籍和作品。上高中后,学校有图书馆,家里有文学书籍的同学也比较多,我就开始积累

文学书籍,无论旧书还是新书,都借来或买来,如饥似渴地阅读,废寝忘食地抄录。

高中毕业,我回到乡里,生产队安排我跟着师傅学做挂面。切断的干挂面,需一斤一斤地用废旧纸张包裹售卖,这就需要到镇上去收购旧书报。这个任务恰好就交给了我。当时,有个60多岁的老人,常年到30多公里外的城里收购各种废旧物品,拿到镇上摆摊售卖,其中就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书刊。两三年时间,我淘到了《山乡巨变》等长篇小说,《冰凌花》《情满青山》等散文集,《祖国,我回来了》《江南曲》等诗集,以

及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文艺报》等众多旧刊物,这使我的藏书量迅速增多。1979年前后,书店里的文学类新书也渐渐多了起来,我又不断购买新书。在回乡务农的那些日子,除了干活以外,每晚都是我幸福的读书时间。我常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到深夜,甚至读个通宵。

后来,我进了城,那些几乎腐烂的旧书,也一本不落地随我进城。工作之余,阅读和写作便成为我的业余爱好。几十年下来,积累的书籍码了整整一面墙。退休前后的近10年里,因种种原因,书读得少了,满墙书刊都落满了灰尘。最近几年,有了时间,我心中便重新产生了对书的兴趣。

我开始寻找当年的旧书来读,尤其是距今70年左右的旧书刊。常言说,人老爱怀旧。这些年代的旧书,陪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,可算我人生的一个部分。它们哪里有破损,哪篇文章位于何处,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记忆中的那些时代气息,都在这些亲切的书本里,以泛黄的纸张和铅字形态,帮我原汁原味地保存着。找出某本书,我就会记起它的来历,还有第一次阅读它的情景。审视着书页里那些用不同颜色画出的标记,就能回味当时自己的偏爱,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——就这样,我慢慢地旧书堆里翻寻着,重温着……

爱不怕“折腾”

赵自力

父亲特别喜欢“折腾”。妻子喜欢兰花,可是她种的兰花总不开花,我笑她把花种成了草。父亲告诉我们,山里的兰花,就喜欢山上的土质。去年春季的一天,父亲叫我到车站接他,说是给我们送兰花。我到了车站,见父亲坐在候车室的凳子上,脚边放两大桶兰花,桶里满满的都是土,看样子可不轻。“干吗挑这么多,桶又重,搭车又不方便,这么远,‘折腾’什么?”我嗔怪父亲。父亲却一脸欣慰地说:“我担心不开花,就连土带花送来了,花苗也是我在山上寻了几天的。”父亲年纪一大把了,挑着一担兰花晃晃荡荡地坐车、转车,想到这儿,真有点心疼他。让我们惊喜的是,那两桶兰花今年就开花了,跟老家的兰花一样,清香无比。

有一年,我们回老家过春节,父亲买了两个热水瓶,妻子说那水总有股塑料味。

我也闻了一下,的确有点儿,是塑料瓶塞的原因。可是,附近的商店都没有木塞。父亲便又“折腾”起来,手工做木塞。把木头一点点削成木塞,看似简单,实则要格外仔细。父亲捏惯锄头的手,削起木塞来有点费力。两个木塞,父亲足足削了3天。后来,父亲的手工木塞被我们带回了城里。

孩子喜欢吃西瓜,父亲每年都要种点西瓜。为了种出更美味的西瓜,俘获孩子的“芳心”,年过七旬的父亲也是够拼的。先是开荒种瓜。父亲说,地越“生”,瓜越甜。他又是运土又是担粪,乐此不疲。父亲还琢磨西瓜嫁接,就是在葫芦秧、南瓜秧上嫁接西瓜。父亲的西瓜越种越甜,个头儿也越来越大。一到西瓜成熟时,孩子准要嚷着回老家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西瓜时,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候。

父亲为了我们,总是喜欢“折腾”。我问他这样累吗?父亲说,不累,只要你们高兴就好。

母亲的“时光博物馆”

吴昆

母亲有一间书房,但又不像书房,倒像一间小仓库,放满了各种东西。母亲说,那是一座“时光博物馆”,收藏着她珍贵的时光。

进入母亲的“时光博物馆”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。结婚照挂在墙面的正中,是黑白的。母亲很珍惜这张照片,将它塑封起来,因此照片到现在依然完好如新。父亲已经去世,母亲经常在这个房间里守着他们俩的结婚照,回忆他们的甜蜜时光。

“时光博物馆”的左侧是两个柜子。第一个柜子里装的都是相册和信件。相册很多,又很厚,全家人的照片都被收藏在这里,有母亲小时候的照片、父亲小时候的照片、爷爷奶奶的照片、我的照片、我儿子的照片,每翻看一页,都是一段回忆,一段美好的时光。信件大部分是母亲和父亲的书信。他们年轻的时候,因工作分居两地,信件是他们感情的纽带,也是幸

福的源泉。以前,母亲会守在家门口等待邮递员。现在,母亲静静地翻阅每一封信,翻阅一段段过往。

第二个柜子里放的都是纪念品。退休后,母亲和父亲一起去过很多地方,每去一个地方,都会带旅游纪念品回来。慢慢地,纪念品就堆满了一个柜子。柜子里有潍坊的风筝、天津的泥人、景德镇的瓷瓶等,每一件都是母亲和父亲旅途的见证。

“时光博物馆”的右侧是一堆纸箱,箱子里放的都是些老东西,有的称之为“破烂”也不为过。有我小时候玩过的玩具熊,早已破了好几个洞;有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,很小,早已无法开机;有母亲结婚时穿的高跟鞋,鞋跟都断了;有绣着父亲名字的运动衣……每一个物件都承载着一段美好的时光。

有人说,时光总是匆匆离去,我们捉不住它,但母亲却把时光“收藏”在了这里。



今年81岁的张春生,家住运河区御景狮城小区。他每天早上去沧州市人民公园练习太极剑,已经坚持十几年了。多年的锻炼,使他有了一副好身板。

李文来 摄



加强安全教育 预防溺水